



QING NIAN KAN SHE HUI CONG SHU  
青年看社会丛书

# 信仰危机与 现实冲突

鸣华 秦树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 辽宁人民出版社

# 信仰危机与现实冲突

鸣华 秦树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津)新登字 001 号

**信仰危机与现实冲突**

鸣 华 秦 树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辽宁人民出版社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责任编辑:贾淑文

版式设计:陈 晶

封面设计:蔡延年

责任校对:石校詮

\*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2 插页 110 千字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199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206-01404-6/C·60

定 价:3.80 元

# “青年看社会丛书”

## 出版前言

三省一市共同组织编辑的“大学生之友丛书”，自1991年4月出版以来，深受当代大学生和广大青年的欢迎，很快便销售一空。这极大地激励了我们三省一市的出版工作者。我们经认真研究，决定继“大学生之友丛书”之后，为大学生和广大青年朋友继续编辑出版一套读物，谈一些青年读者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取名叫“青年看社会丛书”。

当今的中国，正处在急剧变革的时代，全国人民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解放思想，从事着改天换地、振兴中华的伟大斗争。斗争实践的不断深入，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大，在前进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切都促使人们的观念在不断地变化，促使人们对社会上出现的种种现象要作深入的理性思考，以便适应社会的变革，跟上时代的步伐。这之中，青年的思想是最活跃的。他们密切注视着时代的变化，仔细观察

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现象，他们努力吸收各种思想营养，试图对各种社会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青年看社会丛书”，就是想把广大青年共同感兴趣和正在认真思考的各种“热点”问题集中起来，请熟悉青年读者的专家和学者分别写成小册子，共计 20 本，献给青年朋友们，以期在这些青年朋友思考问题的时候，或可起到开拓思路、加深理解、少走弯路的作用。

这套书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既有对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分析，又有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剖析，有对青年同志极为关心的关于民主与自由的论述，也有关于我国现行分配制度及消费情况的分析，有关于改革的探索，有关于我国摆脱贫困的方略探讨，等等。20 部书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论述，都是初步的，还望广大读者读后提出宝贵意见。

20 部书，仍然是三省一市出版工作者通力合作的产物。在统一设计的基础上，每个省市各负责 5 本书的编辑加工工作，最后由天津牵头组织印刷、发行。《寻找毛泽东的足迹》、《追求自由民主的真谛》、《跨越卡夫丁峡谷》、《走出贫穷的困境》、《通向富强之路》等 5 部，由李树人同志主编；《民族精神与时代走向》、《改革实践与理论突破》、《历史顿挫与发展规律》、《精神疲软与振奋民魂》、《生存悖论与现实选择》等 5 部，由于金兰同志主编；

《现代生活与社会公德》、《信仰危机与现实冲突》、  
《今日西方与国人迷惘》、《情恋观念与婚姻误区》、  
《沉渣泛起与警钟长鸣》等5部，由许华应同志主  
编；《社会分配的鼎新与变异》、《金环蚀下的嬗变  
与升华》、《多变的世界与永恒的话题》、《社会转型  
与人格再造》、《消费风潮与“黑洞”探秘》等5部，  
由靳国君同志主编。

“青年看社会丛书”编委会

1992年2月24日于天津

## 引 子

人曾经自称为万物之灵，这是一个值得人类骄傲的称谓。因为它以最言简意赅的方式说明了，人类高高超拔乎宇宙万物之上，宇宙万物这些原本寂寞自然的存在，由于人类智慧之光而显现出它们的意义；而使得人类能够主宰这个行星的，乃是人类的“灵”——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逐渐拓宽其疆域的精神世界。

所以，几乎人人都承认，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人需要有精神支柱。

诚然，人类的精神力量的主要形式是理性。西方人曾经把理性精神比喻为阿波罗神，光明的使者太阳神，因为理性使得我们能够洞穿宇宙的奥秘，把握万千世界错综复杂的规律，从而征服世界。但是，理性可以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人类认识的一种形式或一个较高级的阶段，它提供了我们改造世界的有效的工具；价值理

性提供了人类追求的目标，指向它就使得人的行动在价值上是合理的，因为它规定了特定的价值，或者通俗些说，它使得人的生活，行为具有意义。换言之，工具理性告诉人“怎么做”；价值理性告诉人“为什么做”。只知道“为什么做”而不懂“怎么做”固然不行，因为它不能保证人达到自己的目标；只知道“怎么做”，而不知道“为什么做”更不行，因为丢失了目标，人活着没有意义、没有归宿，也就没有激情、没有动力。

目标、意义、归宿、激情、动力，它们可以来自一个共同的源泉——信仰。正是信仰，给不同时代的人们指明了前进的目标，赋予他们的生活以意义，鼓动起人们心中的激情，推动人们走向他们理想的归宿。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人需要有精神支柱，它就是信仰。

古往今来，人类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信仰。诚然，往昔的人类由于身受自然压迫与社会压迫，他们的信仰常常与迷信巫魅联结在一起。我们的先人曾经信仰过神、天命、上帝、佛祖、圣贤……，甚至为这些信仰作出过很多荒唐的、疯狂的举动，对这些我们完全应该大力批判廓清。但是正如单个生命总是从幼年走向壮年，人类也是从幼稚逐渐趋于成熟。前述的种种信仰状况只能说是人类幼年时期的精神特征，所以决不能因为它们的幼稚



与谬误而根本否定它们的存在。

经过数千年文明史的演进，人类的信仰也屡经剧变，直到近代工业社会的兴起，造成了新的阶级力量，推动了科学与理性的大踏步飞跃。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带来了信仰的跃迁：马克思在批判地总结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基础上，将共产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信仰。之所以说它是科学的信仰，是因为它建筑在对资本主义乃至全部人类历史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真正把握住了人类社会的趋势与规律；而且它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宗教信仰，把理想王国归于彼岸世界的天堂乐土，而认为经过革命阶级的团结奋斗，可以将天国建于人间，所以又科学地规划了人类实践的蓝图与途径。

人类的精神世界由此发生了革命性的转折，在这一新的科学信仰的指引下，革命的实践已经改变了世界史的进程——共产主义不仅作为信仰而且作为实际运动，已经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20世纪世界史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广泛兴起、取得重要的胜利，而又遭受到相当的挫折。因此谁要是以为一个新的科学信仰一旦诞生，就一定会一帆风顺地扩大信仰者的队伍，而且会始终牢牢把握住人的灵魂，那就未免过于天真。人类的精神生活的历史已经证明，正确的信仰指导人的思想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且常常是曲折的过程。

历史的正反经验教训都值得深入反思，才能够正确全面地看待近年来突变着的国际风云，才能够科学的评价前几年国内部分人间发生的“信仰危机”。

所谓“信仰危机”，从最一般的意义说，是对原先所信仰的生活目标、社会理想、价值标准、行为准则等等产生了怀疑，严重的还指丢弃了原先的信仰。

我们已经说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人不能没有信仰。人丧失了信仰，也就丧失了生活的追求和意义。所以，前几年的“信仰危机”虽然仅仅发生于少数人中间，但它造成的精神危机却是十分严重的。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客观地分析“信仰危机”产生的主客观条件、回顾当代中国社会信仰系统的来龙去脉，透视“信仰危机”带来的种种后果，从而解决“信仰危机”、重建理想主义。

愿青年读者朋友与我们一起，作一次对当代人精神世界的探险与寻踪。

# 目 录

引 子	(1)
一、潮涨潮落	(1)
1. 历史的转折	(1)
2. 社会思潮的反弹：从《伤痕》到“潘晓”	(5)
3. “浴水”和“婴儿”	(24)
4. 汹涌而来的非理性主义思潮	(26)
5. 前进途中的失误	(32)
二、寻觅者心路	(42)
1. 在近代史的地平线上	(42)
2. 寻觅者之一：洪秀全与太平天国	(44)
3. 寻觅者之二：康有为与《大同书》	(49)
4. 寻觅者之三：孙中山与三民主义	(54)
5. 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家及其误区	(62)
6.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	(80)
三、价值迷失与生存本能	(89)

1. 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	(89)
2. 开放的社会与视野的开放·····	(94)
3. 社会转轨的代价·····	(99)
4. 从分配不公到价值失范·····	(107)
5. 淘金大潮景观种种·····	(119)
6. 被扭曲了的功利主义·····	(124)
7. 影视热点:暴力与性·····	(128)
四、青年的信仰之舟·····	(132)
1. “天国”与世间·····	(132)
2. 崇高跌落:从保尔到琼瑶·····	(137)
3. 雨丝中的祈祷——“宗教热”悄悄 兴起·····	(145)
4. 超越误区:价值、情感、娱乐·····	(154)
5. 历史物色新青年·····	(170)
五、重建理想主义·····	(173)
1. 时代的判据·····	(173)
2. 重建理想主义的权威·····	(177)
3. 价值重建的元点:中国近代精神传 统的回顾与前瞻·····	(180)
4. 理想社会与理想人格·····	(195)

## 一、潮涨潮落

### 1. 历史的转折

历史仿佛一条源远流长的江河，在经过一段表面平静得令人厌倦的流淌以后，突然进入陡峭的峡谷，它迅速地跌宕、拐弯，伴着震雷般的轰鸣和森流的雪浪巨涛，不待人定下神来，它早已一泻千里，森流不回了。明智的历史学家称这为之历史的转折关头。

公元1976年已被冠以这样的称号载入中国的史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来，没有任何一年如1976年那样发生如此之多、震惊天下之巨的事变：巨星殒落，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决定中国命运的人物的逝世，给国人带来巨大的震动。冷静的科学的无神论早已教诲我们，汉儒们爱絮絮叨叨的“天人感应”无非是陈旧的巫魅，但是

我们在情感上仍然偏好在谴责元凶巨恶时用“神人共怒”、“天地不容”一类词汇。震惊中外的“四·五”事件以后仅数十天，天安门广场的血迹泪痕还未淡化，京畿左近就发生了惨烈的大地震。九州大地飘荡着焦虑不安、阴沉不祥的疑云。人们在期待着变化。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权倾一时的“四人帮”被清除了，文化大革命也随之落下了它的最后一幕。文革结束之快，并且以这样的方式被结束，实在出乎人的意料，却又合乎情理。

在短短数月之间，共和国的公民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大悲大喜，但是，1976年的众多事件只组成了一个序幕，尔后渐次展开的改革浪潮更为波澜壮阔。仿佛大江突然撞击到坚挺的峭壁，怒吼着要冲开一条出路，等它蜿蜒流布之时，虽然不如以前那样喧嚣，但因为导引了新路而更舒展而富有生机。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从广阔的社会生活到深邃的精神世界，动荡、浮躁、变革、尝试、冲突……一切都要重新整理，一切都那么值得探讨。

精神的闸门必须炸开，也果然被炸开了，那就是真理标准的讨论和“两个凡是”原则的被推倒。“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今天是任何一个初具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的人都十分熟悉的观点，当初却颇具惊世骇俗的威力：实践的唯物主义恢复其王座，当然意味着昔日教条主义的倾覆。

精神的骚动随之而来，社会思潮开始反弹。

实践检验真理的观点意味着一切理论、学说乃至政策都必须经过实践与理性的校称，才能获得它们的合法性认可。理性精神从此高昂，教条主义需要的盲从开始遭人唾弃。我们知道，指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人民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是毛泽东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智慧与创造的结晶，无疑是真理性的认识，因此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等鼓吹“天才论”、绝对真理的“顶峰论”，企图将毛泽东本人神化、偶像化，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个别“天才”的创造，而且是一种绝对的真理，而绝对的真理也就意味着不再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了。他们鼓吹的“三忠于”、“四无限”的个人崇拜，鼓吹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貌似尊重领袖的权威，实际上是把领袖与群众割裂开来、把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是打着权威的旗号，愚弄群众，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将人民群众只当成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根本不需要有自己的头脑，更不要对实践作出科学的总结。所以，这样的教条主义就演化为权威主义的独断论。

毫无疑问，我们反对权威主义的独断论，并不是反对一切权威，也不是反对尊重权威，权威与权

威主义不是一回事。权威主义的独断论在哲学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它自负地声称个别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获得的认识可以穷尽宇宙间的一切规律与奥秘，所以它堵塞了真理发展之路；在政治上，权威主义由于过度抬高权威的地位，就有可能为个人擅权乃至专制独裁提供理论依据。所以毛泽东一再批评林彪、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而他们的种种篡权霸道行径更是为亿万人民所憎恶。但是，人民反对权威主义，人民却需要权威。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早就指出过，人类要过有秩序的正常的社会生活，可以说处处离不开权威。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也早已懂得，要集中大家的智慧与力量，必须学会尊重权威，首先就是尊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尊重领袖的权威。不过，这种尊重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决不是非理性的盲从，因为我们尊重的是从实践中来、经过实践检验、能够指导实践的科学真理。因此，文革结束以后，权威主义的独断论遭到普遍的唾弃，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如何正确地对待权威，人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期待社会回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去。



## 2. 社会思潮的反弹：

### 从《伤痕》到“潘晓”

人类的思想史表明，一种极端的理论、学说、观点的统治结束以后，并不保证人们一劳永逸地回到精神文明的康庄大道；相反，原先被压抑而处于潜流状态的另一种极端的理论观点，可能会迅速膨胀进而填补它的对立面崩溃后所造成的信仰真空。实践标准的重新确立，推倒了极左路线、教条主义和独断论，焕发起民族的理性渴求，这无疑是主流；但同时，相对主义的思潮也潜滋默长，伴随着实用主义的心态。相对主义的思潮通常持多元论的见解，各种各样的价值似乎都可以由人随意确定，换言之，社会的价值系统既不必统一，也毋需从共同认可的价值元点出发。实用主义心态决定人们着重考虑的不再是我们如何献身于某种终极价值，而只是迫切的具体问题如何得以解决。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将会更详尽地分析相对主义、实用主义与信仰危机的濡化过程与互动关系，现在且先对社会思潮的最初反弹作一番历史的回顾。

“丧乱之后多文章”。象中外历史上不少精神解放时期一样，文学又一次充任了思想前卫。考虑到中国文化自来重视文学的传统，考虑到文学最